



老重庆的私塾

□ 司马青衫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开始普及的一个时代。陆游有首诗“秋日郊居”：“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自注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冬学老师教的熊孩子们一天到晚闹麻了,这位傻乎乎的教书先生却非常护犊子。而且一天到晚懒得教,教完书就蒙头大睡,而且不正脸看人,一幅又蠢又拽的模样。

到明清时期,私塾发展最为迅猛。《大足县教育志》对这时期的重庆私塾有个大致描述:重庆私塾分为两大类,散馆和专馆。散馆,就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四周小朋友到塾师家里求学。专馆则是请的家庭教师,既可以是有人钱请个老师来家里,专教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以祠堂、会馆、村庄为单位,大家集资请一个老师来教大家的孩子。

磁器口鲤氏学舍办学于乾隆年间,旧址在现磁器口大门不远处的翰林院茶馆。这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族塾。族塾,即一个家族办的私塾。鲤氏学舍,为清初磁器口孙氏家族的族塾,很多孙家以外的人都来附读,附读也是要交钱的。

这家私塾以考取了黄钟音、段大章两位翰林闻名遐迩。

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也不分年级,几岁的和十几岁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时候毕业一说,要么考起秀才去读县学府学,要么认得字就可以回家了,反正只要按年交学费,你可以读到地老天荒。

不过,一般来说,从启蒙识字开始,到会写像样的八股文和应试诗,差不多需要十年的时间,所以叫“十年寒窗”。

教私塾挺辛苦的,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基础的孩子凑在一堆儿,连教材都不一样。小明开始学《三字经》了,小勇可能还在认“人口手”,有的小朋友刚开始对对联,有的就已经背完《论语》了。

私塾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启蒙学校。厉害一点的塾师,可以教到同学们写

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绝大多数塾师,自己也不过是个落第的童生(没有考中秀才的就叫童生),所以最多也就能完成蒙学而已。

那时私塾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四门功课:写字、读书、作文、珠算。其中,写字、读书、作文三科是重点。

古人重毛笔字,字写得不好,根本不要想有上升空间。所以古时候读书人的毛笔字都是幼儿学,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比大多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写得好。

私塾教读书,重读不重讲,也就是一个“死记硬背”。估计老师都没有学通,所以只好用笨办法,背下来再说。每天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反复背之前背过的,这叫“温书”。每月初一、十五,要集中把以前背过的全部拉通再背一遍,这叫“温长书”。

学童把该背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声韵各书都背熟后,就开笔。一般要学三年才有资格开笔,开笔从对字、联句开始,然后写一句两句作文,陆续开始学习写诗,这些叫“窗课”。

每年正月十五大年后,各私塾塾师就要在自家门口和十字路口张贴写在红纸上的开学通知(招生广告),内容是“某(塾师的姓)馆择吉于某月某日上学大吉”。家长们见通知,就去私塾和老师面议“束脩”(学费)。根据有钱无钱、学童年龄大小、已经学到什么程度来收费,价格都可以商量。

在古代,每个私塾的装修都差不多,必须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开学时,要对孔子像焚香三跪九叩,然后再跪拜老师。

塾师的讲台上,必须有批红(批改作业)用的红色墨水,还有砚台一个、戒方(类似惊堂木的东西)一块、篾板(竹制,长约两尺,用于打手板)一根、签筒一个(有点像算命用的抽签的竹筒,里面装满竹签,上面写着学童名字,用于记录上下学、抽背书的轮次),最后还有一根签板(上厕所就去领一根,还没有回来之前,其它人不得上厕所)。

老重庆的私塾,束脩按年计算。根据老师的水平和知名度,以及学生家里

贫富程度,一般一年从三五斗谷子到三五石不等。学费可以一次交,也可以两次(端午、中秋)、三次(端午、中秋、春节)交。开学时间多在正月中下旬,一直上到次年正月初一才放春节长假,这期间只有三天休息(端午、中秋和圣人节,即8月27日孔子诞辰)。

每天教学时间,上午8时到12时,下午2时到6时,中间不休息,不许离开座位,撒泡尿都要先拿签。一有不对,就板子伺候。哪像现在的老师,根本不敢碰孩子一根指头,那时候,打手板是家常便饭,严重的还要打屁股。

通常是上午识字,下午背书。从逐句背、逐段背,到背熟一本,这叫“包书”,读完若干本后,还要一起通背,有时候要求一口气背十几本。

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开始推行私塾改良运动。

江津是重庆地区最早推行私塾改良的地区,1909年就成立了私塾改良会,第二年,清政府学部(类似现教育部)颁行“私塾改良章程”,要求各私塾先教政府规定的教科书,然后才准教四书五经。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完成。

从綦江的数据看,到1936年7月,全县268所私塾,无一所完成改良,到1939年,抗战都两年了,綦江还有220所私塾,其中完成改良的只有40所。

1949年后,重庆还有大量私塾存在。

据《重庆教育志》记载,1949年,铜梁县有私塾161所,学生3252人;1950年,璧山全县有私塾170所,学生2907人,潼南也有100所。到1953年,江津白沙一个镇,就有私塾38所,塾师51人,学生870人。

直到1960年代初,重庆私塾才全部停办。

作者简介:司马青衫,重庆市文旅协会副会长、重庆美食评论学会会长、重庆历史文化作家、美食评论家。著有重庆十佳图书《水煮重庆》《重庆酒史》等书。

永川诗人李天英诗才深得袁枚赞

永川人杰地灵,在出生于永川的文人中,清代诗人李天英的名字就相当响亮。

李天英诗风清丽,遣词造句独具匠心。永川“古八景”之一的“竹溪夜雨”,在其他诗人笔下是山水风景,在他笔下则多了田园生活的美好和生气:

春风吹碧波,夜雨半篙足。
桑柘已满林,不见桥南竹。
红襟双燕子,剪破一溪绿。
溪上老农家,呼儿驾黄犊。
先耕陇上田,次播门前谷。
针水闻好雨,不用豚蹄祝。
丰年击壤声,依依在茅屋。

李天英诗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永川家乡风土人情的热爱。无论是农人、田野、山水、寺庙,在李天英的笔下,都富有勃勃生气。

李天英的诗,连清代大才子、“乾隆三大大家”之一的袁枚都说好。其《雪后寄施南田》一诗,曾被袁枚收录在《随园诗话》中。

在《随园诗话》卷六中找,袁枚写道:“己亥三月,小住西湖。有李明府名天英者,号蓉塘,四川诗人,时来见访。录其《雪后寄施南田》云:雪诗初融瓦,寒光已在天。大江回望处,清影两萧然。忽发山阴兴,思乘访戴船。风涛夜未息,目断小姑前。”

作为永川人的李天英,怎么会在西湖遇到袁枚?据永川地方志资料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天英参加乡试中举。中举后再参加礼部考试落榜,后来到贵州省补开泰知县。晚年,因受冤屈,被贬官回原籍。

袁枚提到的“己亥”年,实际上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当时,李天英路过西湖,与袁枚相识,常有诗词酬唱。袁枚还特别摘录了李天英的“远梦搔孤榜,残星落酒旗”“野鸥时避桨,旅雁自为群”等佳句,并赞曰“诗有奇气”。

更有趣的是,李天英和袁枚的这段友谊,还被清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学者王培荀记录下来。王培荀是山东人,曾在四川为官。他的文集《听雨楼随笔》记载了大量的蜀地人文历史、地方风情。

在《听雨楼随笔》卷一中,他专门用了一小节来写李天英:“李天英……罢官后益以诗自豪,短章零句,人争传诵。同时名宿袁简斋、蒋心餘……均推服有加。”这段记载中的袁简斋,正是袁枚。 据《重庆日报》

目前发现重庆的最早的私塾记录,是在东汉的南川。儒士尹珍(贵州群山人,其老师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曾到南川云济桥(现龙济桥)设馆教学。这个馆,就是私塾。只是这位尹老师没有教多久就闪人了,不过,也算给重庆留下了一个“最早”私塾的记录。

南宋初年的文人叶梦得(1077-1148),在他的《避暑录话》一书中,记录了重庆一位塾师(私塾老师)的故事。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人士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甚重爱之,故遭吾听读。今吾尚能略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而不倦。”

叶梦得的老爸叶助,曾经在达州当官,叶梦得从小就跟他爸到处走,也在达州待过一段时间。

这位乐老师,显然是一位私塾老师,“生巴峡间”,应该是生于三峡奉节一带,算是重庆人。那时的私塾老师,生存状态似乎不太好,这位很有学问的塾师,“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两间做教室,一间做家人的起居室。

乐老师是个耙耳朵,家里穷,经常揭不开锅,老婆的脾气也就当然不会好,乐老师则总是笑嘻嘻的,逆来顺受。

一天,过了中午,家里没米了,老婆一气之下,冲到教室,拿起教鞭,抓住乐老师的衣服,给了乐老师几下狠的,乐老师急忙挣扎开,刚刚跑到教室,就摔倒在地,孩儿们一边大笑一边扶老师起来,快乐得不行。唉,叶梦得这家伙不地道,怎么能把乐老师的笑话写进了他的书里。

老虎口瀑布,一处还未曾开发的原生态瀑布。

雨后初霁,阳光正好,与几个朋友说走就走,驱车前往老虎口瀑布。老虎口瀑布位于重庆市铜梁区二坪镇的狮子村,小安溪河经村子蜿蜒流过,因建于1965年的高坑电站大坝的阻拦,大坝下的河床露出来,河道变陡变窄,状似老虎的大口,故称老虎口,形成多跌瀑布的自然奇观,被当地人称为“小壶口”瀑布。

踏上一条乡间小路,阳光不离不弃跟随着我们,路边种满庄稼绿油油的,绿树、野花相映成趣,空气清新扑鼻。

沿河道前行,河面宽阔,河水轻轻跳动缓缓流淌,河面亮晃晃的,水天一色。建于晚清的6孔众志成城桥在水中若隐若现,桥头的记事石牌坊,无声地见证着河流的沧桑。耳边隐隐传来“哗哗”的水流声,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循着声音继续往前,水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

转过几道弯,穿过田垄和农房,眼前突然变得开阔,抬眼间,掩映在青山环抱中的

老虎口瀑布终于映入眼帘。快步走近,耳边水声轰鸣一般,仿佛要让所有人都听见,游人喧腾,河谷里雾气弥漫。

时下正值雨季,老虎口河水猛涨,河滩边上也形成一股股水流,湿滑难走,大着胆子跳下石阶,深入“虎穴”一探究竟。路高低不平,狭窄的地方仅容一人,手扶岩壁低头通过,小心地趟过湿滑的河滩,终于进入“虎穴”正中,这里有一片平坦的岩石。

老虎口瀑布不是从山顶崖壁垂空而下的飞瀑,人站低处需仰视,而是由平地向低谷倾泻而下。伫立岩石边,放眼望去,多层叠的瀑布咆哮奔涌,携沙带泥横冲直撞,裹着风,挟着电,喷着雾,毫无羁绊,像数只愤怒的猛虎张开大口喷吐而出,河流如同一锅煮沸的水,蒸腾着、翻滚着、迸裂着。

巨大的激流狠狠撞击着石头,拍打在

老虎口瀑布的黄昏

□ 徐光惠(重庆)

岩壁上,激起漫天水沫冲向半空,夹着细细的泥沙慢慢落下,落在河滩里,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发出的回声与混响相互呼应,震耳欲聋,如雷鸣、似虎啸,又好似千军万马的战场,铁蹄声、呐喊声、嘶叫声不绝于耳。

两岸青山苍翠,一个个黄色瀑流千姿百态,各有各的气势,各有各的风姿。这时候,耳朵似乎已经聋了,只能看见对方张口,却听不见任何声音,眼也花了,尽是汹涌的黄色旋涡。

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轰鸣声时强时弱,地面和空气都湿漉漉的,游人欢呼惊叫,离水边近的,跳着脚掩面四散逃开,也有胆大的拿着相机,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孩子们赤脚跑进浅水滩,戏水、玩水枪,开心得很。

河谷中,坚硬如铁的石头经受着瀑流千

百次的冲刷和撞击,已磨砺得光滑没了棱角。河流上空聚集了成群的飞鸟,也赶来凑热闹,忽而在半空低回盘旋,忽而“嗖”一声飞向远方,发出声声鸣叫。

“哇!快看,彩虹。”突然有人惊呼。一道彩虹横跨河流,色彩斑斓若隐若现,穿过水雾,渐渐消失在远山青影中。

瀑布对岸也聚集了不少游人,可以看清他们的面容,能听到对岸传来的欢呼声。大家围着同一处瀑布,隔瀑相望,也算是一道奇特的美景。

老虎口瀑布没有壶口瀑布“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波澜壮阔,也没有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秀丽多姿,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老虎口瀑布却向世人展示了它独特的魅力,感受着它的温度和大自然神奇的力量。

甜蜜放歌(外一首)

□ 三都河(湖南)

一只神奇的白鹤
打开翱翔的翅膀
从太平溪边的鹤鸣洲出发
奔向五一小长假
掠过一片桑树林
黄金坳四十湾水库水波潋滟
清冽闪亮长流不息
坪星山村半卧在幸福阳光里
懒洋洋享受休闲一刻
田畦上大棚里
菠菜萝卜辣椒茄子红苋菜
冲着生态有机和粤港澳方向疯长
春夏交替的太阳聚光灯下
高调耀眼的当红明星
当属一树树娇嫩的桑葚
红红绿绿蓝蓝幽幽
美丽的小精灵在枝丫上甜蜜放歌
方圆百里欢喜得人头攒动
雪峰山下的鹤城鹤翔莺飞
美丽风光令人眼花缭乱
多少傻傻地分不出白鹤与白鹭
今日看到的一幕倏忽使我顿悟
我抱着一株桑树不放
仰头紧盯着掠飞的白鹤
猛然发现了鹤翅下暗藏的秘密
洁白的羽毛悄悄伸出手指
顺手掠走了几粒桑葚

吉果果桑葚

小日子真的是越过越红火
就像季节攻进了五月的灿烂
昔日的珍稀变身寻常
寻常得你不敢相信历史变迁
过去吃顿肉叫做打牙祭
现在你一日三餐餐餐少了肉
清早起床吃个包子还是个肉馅
五谷丰登标配着六畜兴旺
雪峰山是物种宝库水果之乡
四季果香美名远扬
我想用果品命名每一个日子
今日阳光明媚
暂且就把它定为桑葚日吧
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必有所获
五月二日就让吉果果桑葚
代表雪峰山珍集中展示劳动成果
想到这一创意心里就甜蜜
十万条桑葚蚕儿似的蠢蠢欲动
表面上看尚在枝叶间秀着猫步
其实一直在不动声色地
蚕食我的舌尖和五脏六腑
一碟桑葚就是我一日的三餐
我要像翠鸟啄食一样地兴奋
然后像春蚕吐丝一样吐出“三高”



周宇 摄

白

□ 红线女(重庆)

那时正有细雨
在落下或曾经落下
一朵叫白莲花的花和它的白
在某个夏天被掐灭
又被点亮

就像一些分离和绝望
是发生在过去或
正在发生的一些事

像冬天的闪电
像飞溅的瀑布

像听得过于深切
却一无所获的歌曲
有人在沉睡
有人在哭泣

而我必须忍受
一些黑夜和黎明
一些暗示和猜测,
一些大忧伤和小谎言
我必须像
一滴雨或一池水
在白里消失

稻田 是道证明题

□ 谢子清(重庆)

在国道319线塘坝段
一块稻田主动跑进视线
主动是因为她小巧
小到只够收留几百株秧苗

周围杂草疯长
水泥路步步紧逼
她一个人的坚守
特立独行引人注目

稻田半圆形状
好像昨夜的月亮跌落田间
隔着车窗玻璃
我看不清水面栖息的月光
也听不见秧苗间潜伏的蛙鸣
猜不透一阵风扬起了多少裙摆

稻田犹如农人写下的隐喻
整齐的秧苗正列出一道证明题
证明勤劳未被荒芜招降
苍老未被病痛攻陷
证明有一位倔强的老父亲
还能听懂布谷鸟说出的暗语